

囚箕子、殺比干

深秋，深紅落盡，只剩下霜掛枝頭，殷地朝歌商人準備躲年獸了。相傳年獸會吃人，其實殷家商人們都知道，年獸就是冬天北地吹來的寒流，老人家或是身體不健康的人，容易在冰雪天裡死去，所以商人最重節氣，一過霜降即閉門不出，家家戶戶深藏不露。

可是箕子受不了了，他住在離宮裡受不了寒冬孤單的冷夜，他跑回微宮，可是父親微子啟不見了，他一個老人家，居然跑回北伯侯崇侯虎的領地，這讓北伯侯女鏗難堪極了。箕子不想去找父親，可是又不能不做樣子，他居然跑去北門外的玉門求見妲己，請妲己出面向紂王進言，派人去北伯侯崇侯虎的領地接微子啟回殷地朝歌。

妲己不答應他，她居然說：

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，子之于歸，宜室宜家。微子啟好命呢，他是桃花舞春風了，正好宜其家人。」

箕子不死心，天天賴在玉門裡面不走了，他幾乎每天都去玉門，他是紂王的姪子，妲己不好拒絕太過，只好每天招待他吃喝，玉門的女孩多，箕子天天有好吃的，又有賞心悅目的女孩們走來走去，小女孩粉嫩，少女嬌俏，大一點的侍女也是溫婉和悅，箕子天天都來玉門報到。

比干卻跑去離宮住下來了，他睡在離宮大堂上的大床，不管紂王跌坐終日，還是到菜地裡勞作，他想來就來，想睡就躺下，想起身就走下床，侍者們端來飲食他就飲食，也不擦面濯手，

也不刷牙洗澡，但是比干只要在離宮睡上一覺，醒來就如同正常人一樣，也是有禮斯文，也能自理生活，於是比干不敢離開離宮。

史官殷疵向來喜歡裝模作樣，尤其上回他來離宮進獻獸骨以後，回到了右學，他自認為自己已經是殷地朝歌的史官了，其實殷地朝歌史官很多，只要通曉天文者，都是史官，他們一生觀察星象，布算光陰，誰也不敢說自己比較厲害自稱史官，殷疵現在自認為自己出類拔萃，已經是殷地朝歌的史官，但是史官向摯不知所蹤，他還是避諱些好，免得向摯回來了找他麻煩，殷疵自稱為——太史，太史疵。

紂王早就明白了，這是殷地朝歌之輪在轉動。因為人心在轉動，人心轉動過盛也轉動了天地之輪，他只能盡力。殷地朝歌的商人貪富，女人愛美，日常用度已經比所需超過太多了，看孟門裡的女芬和微宮的女鏗裝扮，就知道殷地朝歌的風俗悄然改易了。

老醫者仲民曾說過：「女人不貞良，小兒不受約束，這個世界就要崩毀了！」

殷地朝歌的女人變異，變得不良了，女人寵溺小兒，小兒不遵父親，不肯外出習藝，都是怕吃苦也戀家的人，男人沉默，在家裡往往是被欺壓的一群，殷地朝歌的女人現在都喜愛鉛粉、胭脂，還有翡翠、明璫等各色寶石，都是些無用的物件，這些東西男人變不出來，男人只會稼穡、種莊稼，收穫糧食。

反而是以前那些不願播種耕作，被唾棄的無行男子備受推崇，他們敢下到黑莊寶井裡掏寶，掏出寶石還能解開，一枚鴿子蛋大小的祖母綠或是瑟瑟，價值十石糧食種子，只有虎魄容易造假無人要。

箕子的妻子向婆婆女鏗抱怨箕子天天都去玉門，女鏗也想入主玉門，現在殷地朝歌的女主是妲己，如果她也能入主玉門，那麼就有取之不盡的錦繡絲綢和用之不完的胭脂和鉛粉，還有摘星樓的寶石明璫和翡翠，摘星樓上的物件都是殷地朝歌的商人送給妲己的。

女鏗不理會媳婦的抱怨，繼續支持兒子箕子的行為，這讓箕子更是有恃無恐，不理會他人的閒言閒語了。

微宮成了殷地朝歌小道消息的散播來源，妲己不愛笑，妲己做蠱盆，妲己……，有那一個女人操持家務的時候嘻皮笑臉啊！箕子從來不操持家務，亦不懂女人抱蠶、養蠶騰匡時需要安靜和專心，每回有所見，箕子都要回微宮誇大其詞的形容描說一番，箕子口才便給，說得活靈活現的。玉門的這些小道消息，再由微宮的侍者和役者、娘姨、侍女出外散播，立刻傳揚開來。

謠言和不經之談像病菌，殷地朝歌有了流行病，耳語和背後說人壞話的行為侵蝕著殷地朝歌女人的心，女鏗甚至更誇張，她已經有歲數了，她心心念念摘星樓上的寶石，於是她也到處散播妲己喜愛寶石，這樣就有更多商人進獻寶石給妲己，將來就都是她的了。

女芬更歡喜這種謠言，妲己把寶石都送去摘星樓，她可比女鏗年輕許多，女鏗活不過她，那些寶石早晚也要落到她手裡，女人貪心起來是無藥可救，殷地朝歌西門外的黑莊寶井漸漸枯竭，男人要去掏寶越來越難了。

有人問箕子為何天天去玉門？箕子說，是紂王將他囚在玉門。原來箕子是躲在玉門後面的大倉庫裡睡覺，那是曾經囚過西岐前代周公季歷的塞庫，這讓他更方便天天去玉門吃飯，玉門裡的侍女討厭箕子，真的將他關起來，有一頓沒一頓的送飯，然而，箕子還是要來，侍女們有

時也不上鎖故意放縱箕子，誰知道他回去又來，簡直是無賴至極。

比干更可憐了，他只有在離宮大堂上還保有人性的尊嚴，一出了離宮，他就瘋了，繼續到處問人：「你有沒有心？會不會痛？」

冬天了，他裹著重裘，還是到處問人心的問題，可是市面上的商人都關門躲過年，他無處可去，只好在離宮附近的人家遊蕩。

這一日他遊盪到了忍居附近，忍居裡住著大夫膠鬲，他悔愧自己帶了西歧周部落的人到鹿台上的摘星樓，那些人將摘星樓上的寶石囊括不少，他深怕自己被發現是他開門揖盜，帶來了一群小偷，他閉門深居，久久都不敢到市集行走，現在又逢冬日，他更是深居不出。可是侍女們來說，外頭菜地裡有瘋子，都跑到醬園子了，他只好親自去看看。

比干裹著狐皮裘，赤著腳，披頭散髮，用大腳板踢醬菜甕，已經踢破幾個了，伸手簷酸味瀰漫，膠鬲認識他，他是仲衍的兒子比干。

膠鬲大聲問他：「這是做什麼呢？這樣糟蹋物件？」

比干看著膠鬲愣愣的問：「你有沒有心？會不會痛？」

膠鬲是真的心痛了，這些醬菜甕才剛泥封不久，都被比干一腳踢破了。

比干進一步問：「你的心呢？」

圍觀的家人都憤慨了，尤其是膠鬲的妻子馬氏高沅，她很氣自我的心血被這人糟蹋了，她尖聲的說：「你才沒心呢！你的心都被狗叼了，這樣沒心肝的傢伙，把人家的物件都糟蹋了。」

比干緩緩的蹲下身，撿起破甕裡散出來的菜問人：「這是什麼菜？」

高沅沒好氣的說：「甕菜。」

「甕菜有沒有心？」比干喃喃的問。

「甕菜沒心了，你這人怎麼這樣啊！快叫來人又出去，」馬氏高沅發威了。

「甕菜沒心會怎樣？人沒心會怎樣？」比干完全不理會他人，他自言自語。

高沅沒好氣，她口不擇言大罵：「菜沒心了會變甕菜，人沒心會死！」

比干愣愣的仰頭看著馬氏高沅的臉，這個女人怎麼這樣像她的母親女芬？塗滿了白粉還抹胭脂，滿頭珠玉……，頭上還中了九箭，她怎麼不會死？頭上中箭都不會死？那麼沒了心才會死麼？她的心呢？

比干伸出手，向著高沅要她的心，馬氏高沅怕這個瘋子將滿手的甕菜酸水沾上身，她退後幾步，被自己身後的長裙絆倒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嚇得大哭！

馬氏高沅又驚嚇又害怕，她放聲大哭，眼淚流下來劃過雙頰的胭脂成了血痕，塗滿胭脂的嘴唇也被口水濺濕，像極了血漬，緩緩的流下嘴角。

他的心被這個女人吃了！要不然她不會滿嘴是血，比干想奪回自己的心，他伸手抓向馬氏高沅的咽喉胸口，他想要將自己的心奪回來！

眾人見他伸手箕抓馬氏高沅，七手八腳將比干打倒在地，比干被眾人粉拳捶打、用腳踐踏，昏了過去，他又冷又痛，比干生不如死。

大夫膠鬲將比干送回離宮，紂王憐憫的看著渾身汗穢的比干，比干躺在紂王的大床上，他睜開眼睛緩緩的問紂王：「阿伯，人心有幾竅？為何我的心都沒有了？」

紂王將大手伏貼在比干的心上，他說：「人有九竅，你只開了八竅，你是一竅不通啊！」紂王真是幽默。

大夫膠鬲一直專心的看著紂王和比干，紂王怎麼這樣好笑？比干都病成這樣了，他還要開玩笑？

比干和膠鬲真的不好笑，人心常保喜樂是最貴重的事，一笑解憂愁，一笑泯恩仇，沒有什麼比歡笑更能醫治人心了。

比干睡了，他沉沉的睡去了，紂王回頭看見大夫膠鬲還在，他對膠鬲展開笑容，笑得歡暢，笑得純真無比。

大夫膠鬲滿心恐懼！他怕紂王，紂王彷彿能洞悉人心，他這樣對他笑！是不是紂王已經知道，摘星樓上的寶石失竊很多了呢？大夫膠鬲雖驚恐萬分，可是他畢竟老成，他緩緩的作揖鞠躬退出離宮大堂，出了離宮大門，飛也似的奔回忍居，心上還兀自凸跳不已。

比干還是死了，他寒天光腳丫亂跑，雖然身裹重裘，但是抵擋不了寒冷的地氣和天氣。後來的人被微宮所出的蜚長流短所騙了，他們都說，己丑，紂王囚箕子、殺比干。